

名家专栏·大地岁时

灰碱粿记

傅菲

杜荆初发新叶，浓绿肥厚，散发一种熏臭气息。其实，这种熏臭是一种浓香，黏黏的涩涩的。杜荆是速生小乔木，砍了又长，留下老桩，年年出枝条。砍杜荆，在丝瓜挂架的时候，砍下枝条摊在院子晒。晒一日叶卷了，晒两日叶白了。晒干了，扫叶放在大锅里烧。灰积满锅底，红红的，枝条架上去烧，火苗呼呼叫。

每家都有一个大锅，或破了锅沿或破了锅底，无法储水，就挂在墙上，要烧草木灰了，随时取下来，笊刷刷干净，在院子用石块架锅，烧杜荆或烧桐桐或烧稻草。乡人烧草木灰制碱。

碱不是常用物，是必用物。一年，有那么三五次用碱，做粽子用，做糯米浆糊用，做包浆糊用，做灯笼糊用，做黄元糯米用，做灰碱糊用。包浆糊用稻草烧碱，做黄元糯米用桐桐烧碱，做灰碱糊用杜荆烧碱。不同的植物烧出不同香味的碱。碱防霉，祛火，温补，驱寒湿。杜荆辛温，调和胃气，止咳平喘，新制碱香日弥。碱灰扒出来，用纱布包起来，放在净水中搓揉压碾，反反复复，滤出半大木桶浑水，入铁锅煮，水蒸发了一半，碱就煮出来了。

纱布蒙了桶口，碱水凉了一夜，泡糯米，泡上一个时辰，去磨米浆。我很喜欢磨米浆。磨架下摆一个大木盆，我坐上磨架，右手拉磨，左手拉米塞磨嘴。推一碗，半米半碱水。磨齿磨着磨齿，啾啾呀呀。磨把是木制的，很贴手，有一层褐色包浆。磨心发出啾啾啾的响声。米浆从磨槽流出来，因离心力作用，米浆呈斜泼状态流溢。一道槽孔斜泼一条浆线，磨拉得越急，浆线越密，像一道圆形银珠帘，被风撩得飘飘洒洒。石磨拉得慢，浆线直垂下来，软软塌塌，如羸弱的石瀑。

磨了米浆，大铁锅里的水已烧开了。柳木蒸笼（直径约四十厘米、高约十二厘米）架蒸热，蒸板吐出气泡，栅栏状的底板腾起一阵阵蒸汽。大纱布贴笼沿、笼底铺平，舀起米浆，慢慢匀细地浇在纱布上，盖上笼盖蒸。蒸两分钟，米浆黄了，呈糕状，再浇一层米浆。米浆浇了八次，抱起蒸笼，倒扣在大圆匾，取走蒸笼，再蒸下一笼。大圆匾蒸汽缭绕。我敞开嗓子，喊一声：灰碱粿出笼了，来吃灰碱粿。

出笼的灰碱粿大圆形（与蒸笼内空一般大），厚实，糯米一层黏贴一层，像松木年轮。蒸汽散发米香，碱香浓烈。切灰碱粿不用刀，用麻线。麻线扣紧直径线，一头用牙齿咬住线头，另一头拉上来，一块大灰碱粿被中分。中分十二次，每块灰碱粿有了半块巴掌大，一人拿一块，握在手上吃，香香糯糯。

灰碱粿有加红糖的，当糕点白口吃，也有无加糖的，与丝瓜一起煮，当菜吃。大部分乡人过元宵，不包饺子不做汤圆，而是蒸灰碱粿。清明、中元节、中秋，也蒸灰碱粿。也有祭祀、上坟的，提一碗灰碱粿去告慰先人。

我喜欢吃冷灰碱粿。吃灰碱粿，不要塞进嘴巴咬，要把糯米皮一层层掀下来吃。掀糯米皮的手感，非常奇妙。手感觉到米浆的黏连，又感觉到脱离，黏黏糊糊又清清爽爽。还有一种吃法，口感很奇妙。热粥滚烫，冷灰碱粿泡在粥里，泡两分钟，一口嚼热粥，一口吃灰碱粿。灰碱粿外热内冷，糖分溢满口腔，粥绵糯实。嚼粥吃糯米，不用下小菜。糯米就是菜，甜菜。

上饶人开农家菜馆，必备灰碱粿煮丝瓜、圆糯米、白玉豆。没有这三道菜，就不是地道的农家菜馆，或者说，开餐馆的人不懂上饶风味。丝瓜是土丝瓜，瓜皮麻黄麻青，黑斑线纹直贯瓜身，瓜头还结着半枯的瓜花，瓜蒂留三厘米长。蒂新的瓜则是鲜瓜，早晨采摘下来，瓜身潮湿，那是露水沾染的。丝瓜刨皮，刨子从瓜头拉到瓜尾，一条瓜皮落下来。一根丝瓜刨六条皮，瓜肉裸白。瓜皮与鲜辣椒一起切碎，清炒。瓜肉切片，与灰碱粿一起煮。

吃了灰碱粿，吃丝瓜，菜汤留下泡饭吃。

虽有碱，灰碱粿却易饿。和白米饭一样易饿。蒸灰碱粿，一般蒸一天吃的量。蒸多了，吃不完，用麻绳切薄片，晒干藏在土缸。有一天，通常是冬月的某一天，炸爆米花的人进巷子了，吆喝着：炸爆米花，炸爆米花。巷子有空地，歇下挑担，架起机器烧火炉。妇人用谷斗抱来白米，抱来玉米，请师傅炸。木炭燃起白烟，火星啪啪作响，四射。师傅摇摇把，瓢瓜形的爆机桑当桑当转动。孩童围着师傅嚷嚷。计时表在转动，晃悠悠。师傅拎起爆机，套进麻布袋，脚踩着，拉阀门。孩童捂着耳朵散开，眼睛却不离师傅。

砰。一阵白气爆出来，米花冲进了麻布袋，又有一些米花反弹出来，散了一地。哈哈，孩童捡地面米花吃。

也有不炸爆米花的，炸晒干了的灰碱粿，炸粉丝皮。孩童嚷着他妈妈：加白糖，加白糖。

现在没有炸爆米花的师傅进村了，也无人晒灰碱粿了。灰碱粿蒸多了，送给邻居吃。在物质贫乏年代，蒸了灰碱粿，我妈就交代我：送灰碱粿去童山。我外婆住在童山。送半竹篮灰碱粿去。背着竹篮，穿过田畴，走景岭岗，沿古城河去童山。一个下午往返，徒步二十华里。

我儿子不吃灰碱粿。我一边吃灰碱粿，一边和我儿子说去童山，每次经过景岭岗，脊背凉飕飕。景岭岗有非常多鬼故事。我说这些事，他不会听。他喜欢吃蛋糕、面包。我宁愿吃开水泡饭，也不吃蛋糕、面包。口味是成长环境的产物。乡人只有米，以米为原料做各种小吃，激发味觉，安慰胃，敬送乡邻亲友。

吃食，尤其故土长出来的吃食，自己厨房出来的吃食，令离开故土的人想念，不仅是因为乡愁，还因为自己曾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与家人同坐、同劳作。这种记忆根植于心脏，长出的根须爬遍全身。我们就是一棵树，四处移栽。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兄弟丁忧期满，作为新科进士，该赴京办理注官手续了。当时苏轼与苏辙皆已娶妻。父亲苏洵见二子都携家而出，自不想孤老家乡，决心“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便与苏轼兄弟同舟而出，前往京师。

舟行不停，苏氏父子一行人经渝州（今重庆市），过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经明月峡后，入丰都县靠岸停舟。当地一姓李的知县赶来相陪，一起登县内最高峰平都山览胜。说是最高峰，就山本身而言，海拔不足三百米，还真不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确有仙名，真宗朝的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说得明白，平都山乃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四十五福地。山上有一道观，名“仙都观”，传闻古时有个叫阴长生道士，潜心修道，活到一百七十岁时仍面如童颜，最后白日成仙，其成仙地点就在仙都观中。据说，阴长生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明皇后曾祖。因此缘由，不仅平常游客，就连士大夫路过此地，也都上山一观。

一行人刚刚走到观前，早有道士外出相迎，料是李知县提前通知。将几人带至观内游看间，道士在一块名为“金丹诀”的石刻前停步，对苏氏父子介绍说，石上文字乃阴长生亲刻。大约想获新科进士认同，便问石刻是否为真迹。苏轼简单答了句“不知也”，又顺手写了首《留题仙都观》。从结句“冷然乘风驾鹤云，超世无有我独存”中能充分看出，苏轼此刻的心理已彻底转化为对真实或现实人生的面对和肯定。

离观后，李知县将父子请至县衙。苏洵这才想起，自己刚到，李知县如何便已得知？李知县回答得神秘莫测，称自己数日前便知苏氏父子将至。苏洵颇为奇怪，再问之下，李知县告知，此处仙都山有只老鹿，无论野兽还是猎人，都无法将其捕获，当有远客前来，便在夜里鸣叫。自己连夜听到鹿鸣，便知是有远客来临了。苏轼听得大为惊异。这些沿途异事无不唤起其诗兴，也是见闻的增长。

当一行人再次登舟东去时，时令已至小寒。当夜下起大雪。雪助诗兴，父子拟以《江上值雪》为题，各写一首。动笔前，三人谈到欧阳修有一说法，诗人若写雪，必得避开前人已然用滥的盐、玉、鹤、鹭鹭、飞絮、蝶舞等陈旧意象。苏轼索性提出，不仅这些意象不能用，还得剔除

轼纪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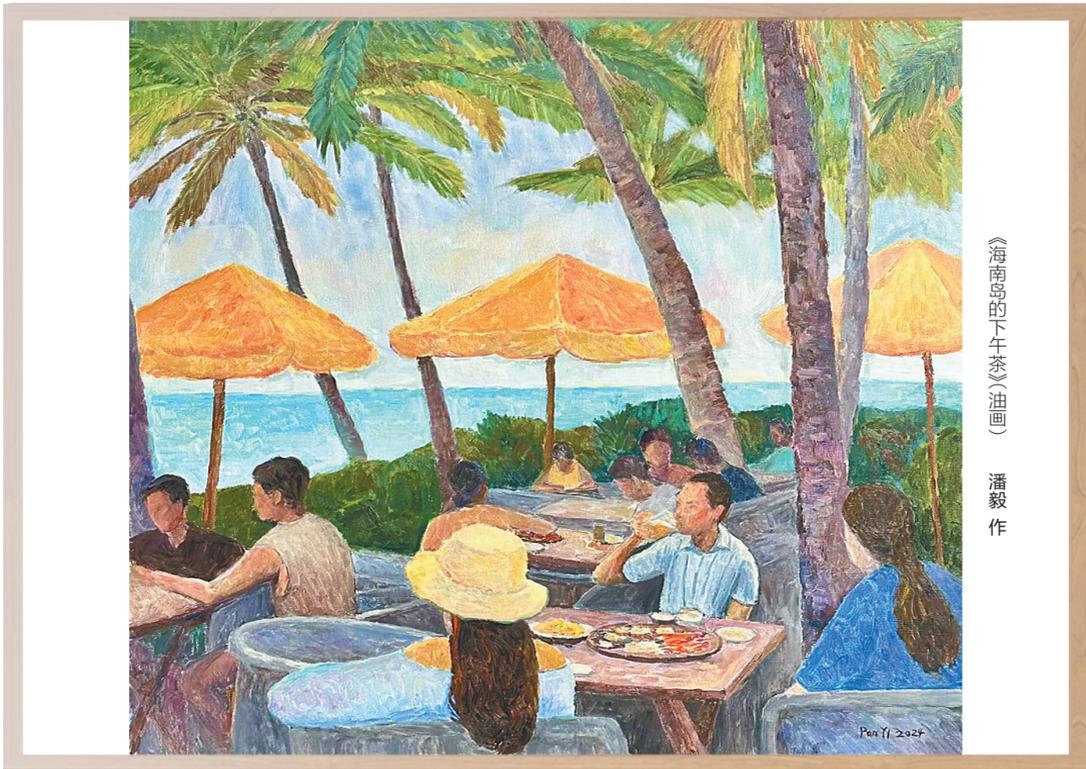
名声实无穷

远人

如皓白、洁素一类的陈腔滥调。这是苏轼对语言展开的一种自我训练。今人读苏轼作品，很少觉其语言陈旧，就说明苏轼对语言的实践和认识到了至高之境。彼时的苏轼诗歌，虽不能和他日后到达的巅峰期作品相提并论，但青年时的非凡意识，决定了他延续终生的攀越。这也是所有真正诗人的必走之路——进入语言，也必然会发现，说语言古老，就因为语言原本是历史的一部分。

岁晚天寒，当苏轼一行至忠州（今重庆市忠县）时，果然就面对了历史。

在苏轼沿路写就的四十首诗歌中，最令我读来震动的就是他写的忠州的《屈原塔》一诗。对后人来说，是否熟悉屈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体会屈原传承千载的士大夫气节。气节是历史观得以塑造的先决条件。对当时赴京师，更是赴仕途的苏轼来说，屈原二字所代表的气节对其感染至深。从苏轼该诗中“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来看，青年苏轼的历史观已一步到位，再也没有更改过。不过，写下这些句子时的苏轼还不能预料，屈原的命运就是从古至今，全部诗人的命运起点和缩影。没经过政治拷打，屈原成不了屈原，一如没经过天涯海角的流放，苏轼最后也成



《海南岛的下午茶》(油画)

潘毅作

诗路花语

写在泥土上的诗

刘凤鸣

父亲与诗人一样
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
平平仄仄的田园
硬是注进流畅的韵脚

汗水浇灌出细腻的文字
炊烟划分作息的段落
四季更迭的色彩
成就浪漫热烈的诗歌

字里行间饱含的爱
是老黄牛对泥土的执着
无论播种与收获
都被一坛老酒浸泡过

地头的瓦罐(外一首)

倪俊宇

其实是，乡村一口
小小的山塘。途经
立春乍寒还暖的
秋分尘色的阳光。贴近它
谁听到季节的蛙鸣？
谁听到禾苗叶脉里
铮铮淙淙的笑声？

水声，漾动着
烈日下农事的皱纹。遮蔽住
汗渍的脸和渴盼的唇……
在两双皱裂的茧手
传递之间，我品咂到
一种乡间深处的甜

院角的小石磨

一种曦光或月华
款款溢出的旋律
母亲躬着腰，将弦月
抡成圆月，转动的
起点到终点，有多远？
就是翻出早春曙色的
犁铧，到田埂上
拉回秋天的车轮的距离

从什么时候起，石磨
长出了点点青苔的老年斑？
磨浅的齿痕，再也
咀嚼不出岁月的余味
唉，唯有年节
灶火燃旺的稚声笑闹
和年糕糕肥甜透的满园童趣
总会在或异乡的
枕边，幽幽醒着……

悼周伟民先生

周济夫

通史宏编贯古今，卅年心血铸嵌岩。
知时鉴往风标立，考察钩稽循影深。

琼台文献苦搜罗，后学从今仰赖多。
慧眼凭公参参与，书函商酌足摩挲。

周末游文昌清澜

陈奋

约下出城游，驱车放远眸。
迎风山积翠，观海气扬休。
桥索遮无影，童心载满舟。
归来人不老，舒卷本无由。

唱昌化江旅游大桥

周渚彬

你我今朝话大桥，分明两岸惹人骄。
天龙横卧南通北，环岛翱飞自贺烧。
江水流清邻碧玉，晴空彩照富饶饶。
绵绵绕绕琼西去，处处轻歌福中遥。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风物与意

慢摇时光扇

子安

在炎炎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绿叶的缝隙，斑驳地洒落在青石板上。微风拂过，带来一丝丝凉意，仿佛能听到时间缓缓流淌的声音。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想起那些古老的扇子，它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还是用来驱散炎热的工具，更是艺术品和文化的载体。在古代，扇子被广泛用于社交场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同时，扇子也被用于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成为文人墨客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一种工具。

扇子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被赋予了“摇风”和“凉友”的别称。在《尔雅》中，提到“以箬曰扇”，这可能是扇子最初的材料。想象一下，苇草编织缠绕，紧密地以扇柄为依托，扇骨为中心，十字成结，编织成手掌的形状，轻轻地摇动，就会微风徐来，带走了夏日的炎热。这最初的扇子，既可以像手掌般摇动，又如团团叶、圆荷般灵动。相比之下，后来的折扇则显得轻巧，可以折起来束成一束；而女士专用的绢扇，则是在雪白的扇面上绘上几朵桃花，成为美人遮面的美丽景致。这些扇子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用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美的体现。

扇子的制作工艺也非常考究，从最初的苇草扇到后来的折扇，扇子的发展历程中蕴含着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扇子的材质也多种多样，有竹、木、牙、玉、羽毛等不同的材料，每种材料都有其独特的质感和美感。此外，扇子的形状和大小也各不相同，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椭圆形等不同的形状，大小也有大到直径一尺多，小到只有几寸的扇子。



《步辇图》(局部)